

家猫来福

李启胜

家猫来福原来是一只流浪猫，我一直对它的流浪身份持有怀疑。也许它是一只有钱人家养的“金丝雀”般的宠物，因为厌倦养尊处优的生活，在某一天，被某个小白脸猫勾引着跑了。不久激情消退，被猫情人甩了，过起了风餐露宿的日子。或许它好强的自尊心让它再也无脸回到前主人家里，只好露宿街头。

来福到我家的那天晚上，我出门倒垃圾没关门，回来时见屋里多了只小精灵。它毛色洁白无瑕，圆脸，眸子里放着蓝宝石一般的光，是一只跟小狐狸一般迷人的小猫。

起初，我以为是邻居养的小猫走丢了，在单元里问了一圈，没有找到它的主人。妻子让我把它撵走，烦气地说猫是喂不饱的奸臣。可这只会来乎事又会察言观色的猫，一会儿围着我的腿一圈圈蹭尾巴，一会儿跑到妻子面前左一圈右一圈打滚，像个懂事的小孩子讨好我们俩，逗得她喜笑颜开。

妻子是心软之人，说：“你个小畜力比俺家老头都会粘人！罢了，看你这么乖，先养几天吧！说不定你的主人就来找了呢。”

当老师的妻子若有所思，给它起了个“来福”的名字。从此来福成了我们家的一员。

都说狗来穷，猫来富。也怪了，自打来福到我们家，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它真的带来了好运，第二天，我买的一只股票竟然直线冲高，让我发了一笔小财。这还不算，又过了几天，我的一篇小文《小小社保卡关乎千家情》，获得黑龙江省社保卡故事征文一等奖。

看来，这真是一只只有福气的猫。小孙子上幼儿园时用积木，妻子拿过来逗来福，来福望见积木，溜圆眼的蓝眼珠子盯着积木上的数字“1”，激动地直立身子，一只猫爪不停地扇呼，像是在说这个数字我认识。妻子瞧出端倪，又从积木堆里扒拉出阿拉伯数字“2”，来福两只猫爪扇呼；妻子又找来数字“3”和“4”，没想到来福躺地下看见“3”是三个猫爪扇呼动弹……认识数字的来福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意外，妻子高兴地夸来福是只有学问的猫。

妻子还把来福认数字的视频发在抖音平台上，蹭蹭多了几千人点赞。有时候，妻子抱着来福在小区散步，好多看来福视频的邻居都过来围观，摸摸明星来福，说这就是那只认识数字的聪明猫。妻子满脸的成就感。

收留来福后，我们家变化最大的是妻子。前段时间，她刚刚退休赋闲在家，精神好像没了寄托，不是这里疼就是那儿不舒服，看谁都不顺眼。在家和我说不上几句话就顶牛抬杠。自打有了来福，妻子每天给来福喂食洗澡，牵着来福到公园遛弯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来福在家里出了丑和闹出洋相，常常逗得她哈哈大笑。

这几天，社区成立流浪小动物关怀中心，她也报了名。在社区统一安排下，她每日牵着来福到小区设置的投喂点给流浪猫狗投食添水，还时不时和人们聊她和来福的缘分。

来福趴在她的怀里，一副很享受的样儿。

流年记

难解的老祖母

张广育

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上所城西门里大街，临街的北窗外即响起西门外炸品店老板娘歌唱般的叫卖声。她臂弯上悬着的大竹篮里装满了刚出锅的麻烫（即油条）、麻花、炸糕、炸鬼等各色炸品。她高亢的歌声经过石板路面和两侧石墙的震荡共鸣，带着绵长的余音穿窗入室，其诱惑力是任何一个六七岁幼童都难以抵挡的。如果哪天运气好，当家的祖母高兴，会主动掏出几枚大铜板给我，并仔细交代买什么、买多少。采购回来，再由她等额分配。但我是例外，因为我是长孙。

祖母那时五十几岁，虽然瘦弱矮小，却很白净，且有一双大眼睛，年轻时曾在黄务镇上风光一时，当然有其迷人之处。

她当家奉行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原则，把十几口的大家庭管得井井有条，效率挺高，但却谈不上公平。

她偏爱我小叔。小叔那时不到三十岁，瘦小、白净，长相颇像其母。他有严重胃病，食不定时，每餐都由祖母亲自调理。有时中午祖母会让我到城里十字街口，为小叔买万香斋的烧肉或海鲜片儿汤。那地方是城里两条主干道交会之处，中午时分，卖时鲜的小贩先后汇聚过来，此处就成了小市场。奇怪的是，每次我按照祖母的指令跑到那里，总会和预期的小贩前后脚差不了三两分钟。老太太拿捏得这么准，令我深感诧异。

小叔很挑剔，祖母尽管精心准备，有时仍不免遭他白眼。这时祖母也会以同样眼色回他，并甩上一句：惯得你不像样！话是这么说，惯当然还是照样惯。

小叔的长处是善于交际，在外边人缘好。1946年春，在张家祠堂举行投豆选举，很隆重。小叔得票第二，当选所城街道“副村长”。选举前，候选人做自我介绍，他刚站起来，选民们就一迭声地喊：“小老头！小老头！”“大家都认识，快坐下吧！”祖母领着我，她掩饰不住心里的美，却嘟囔说：“穷骨头！”小叔就职后，在南门外创建了所城供销合作社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，入股的居民既优价又分红。那时候，他的健康大有起色，而祖母走路似乎也变得轻快了。

祖母的另一关注点是她的外甥，即她姐的大儿，我们叫他“道子叔”。当时道子叔三十九岁，高大健壮，风流倜傥，家在十几里外的傅家，只身在烟台混个闲散差事。平日闲来无事，他经常溜到我家。东院五间房，是我家客屋和祖父母住室。他一到，祖母就把钥匙交给他，整个东院就成了他的天地。有时候他走后，我进去看看，卧室里满是烟味，地上有长长短短的烟蒂，炕上有大书《东周列国志》，有杂书《七侠五义》《啼笑因缘》等等。再后来我发现，小柜里藏着许多花花绿绿的传单，是南边百里外根据地的木刻版，宣传抗日。这些知识当然是我后来才懂的。

道子叔总是独自一人待在小院里，有时几个钟头不露面。祖母从不过问。看来祖母对他的作为全都知情，而祖父对祖母一向言听计从，当然也是知情人。

儿时懵懂无知，不懂其中有何隐情。成年以后想起这些事，我觉得祖母真是太匪夷所思了。她这么做是出于怎

样的心理，我至今也找不到答案。当年十字街口有一段时间天天晚上说大鼓书，连本的《隋唐演义》，我是场场不落。回家学给祖母听，她说，小时候在黄务老家她早就听过。秦琼卖马、罗成破阵，她全都知道。我想，可能她早年内心就有如此这般的英雄情节，道子叔在她看来也许就像个英雄，尽管骨子里他就是个浪荡公子，烟柳巷、大烟馆，无处不去。但我这样的猜想可能太主观，在祖母心里，也许就是亲情。

道子叔是戏院电影院的常客。每当他上了戏瘾，就会派我到十字街口去看广告。十字街口兼做信息中心，道北东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旗袍美女商品广告，更多的则是戏院电影院广告。把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戏名、影片名记住，并加以转述，诚非易事。我得到的回报是，道子叔哪天高兴，会带我一起去赶晚场，散场后可能还有夜宵伺候。我明白，那些都是沾了老太太的光，所以对祖母又崇敬又感激。

祖母当家多年，老少咸服其威，上自六十多岁的东屋大婆（祖母的长嫂），下至我们众姐弟，大家从无抱怨。爷爷去世后，全家靠乡下的二十亩地维生。初期，小脚的祖母曾多次率领全家妇孺爬越陡峭的世回尧口子，到傅家和世回尧去。母亲和婶子带我们下地，老太太独自在租借的茅草屋里烧大锅做饭。晚饭时，全家老少围坐柴门小院里，就着暗淡的豆油灯，呼啦啦吞食菜豆片片。夜晚，七八口人茅草铺地，和衣而眠。后来我看博物馆里的岳石文化模型展览，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当年曾有过类似母系大家族的初民生活体验。

我相信祖母曾经很幸福，我见过她和祖父超越时代秀恩爱。当年她常犯腹痛，祖父一见，就扶她上炕平躺。祖父侧身坐在炕头，一边从上到下为她揉肚子，一边轻声细语地说话。这般情景，我母亲和婶子也都见过，老两口从不避讳。1944年春祖父病倒，到秋天病逝，半年时间，祖母寸步不离服侍，儿女们谁都插不上手。祖父入殓前，她伏在灵床上号啕大哭，连呼“天老爷，天老爷！”以至嘶哑了嗓子，然后一度失去知觉。

1966年，“文革”初始，祖母被点名批判辱骂，回了家，她一把无名火，烧尽了所有与祖父有关的物件，包括祖父手书的“积善堂”和“朱子治家格言”挂匾、字画、照片，其中有祖父抱着我的过百岁生日照。当年初秋，我由部队回家度假，曾问祖母当时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这么做。她先是顾左右而言他，但是我紧追不舍。无奈何，她回答：“我不知道，想不起来。”这也叫回答？我动了真气，没轻重地说了她几句。她蜷坐在炕角，不声不响地揉自己的膝盖。我辞行的那天，她执意送我到门口，我拉拉她的手跟她告别，她仰头看我，眼角有泪。我觉得忽然懂得了她的悲伤，我为自己的过错感到悔恨。

现在想来，其实她的悲伤我并不真懂，而且她内心种种复杂的活动我也一概不懂！这些未知久久地萦回于心间，令我如今的思念越加幽深而长远。

愿她的魂灵在天国里与唯一懂她爱她的人永聚！

诗歌港

冬意芦苇荡
(外一首)

姜少华

笔笔都是侧锋
它的大必须是写意的

寂静是一层透明的薄薄的淡彩
轻轻落下来

静水 湿地 青苔 小风
那么多孤单的小句子
弯出同一个弧度

世界多么大 此时我偏偏选择
浓缩在你的词语里
安身

大雪时节已过 白天5℃
阳光还温热着云朵

鸟儿三五只绒口振翅
从天空滑过

面向春天

浪花的脉搏和温暖的孤独一致
在喧嚣中离析安静
鸥飞雪 慢慢消融
在冬雪的翅膀上

白杨的枝一直在蕴藉落笔的姿势
向上点染开天幕的画布
那种力量
是极为负责的一种人生态度

万物都在
雪的暮冬覆盖之下
面向春天

像爱那样柔软
像爱那样无坚不摧
所向披靡

投稿邮箱：
ytwbyjtj@126.com